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七十九

列傳一百三十

張 耕

劉 濟

安 磐

張漢卿

王時柯

余類

張耕字習之澧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遷庶吉士改刑
科給事中引疾歸久之起戶科世宗即位詔罷天下
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
部請遵初詔禁之不許耕上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
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
他物所至生擾萬一四方効尤爭進璫奇何所底極
願陛下信守前詔毋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

為軍民害內外鎮守官准任率貢馬謝恩郡謂皆非
令典宜罷帝雖是其言然不能從尋疏言中官出鎮
非太祖太宗舊制由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詔
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聞然如往歲
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不能密奏反助為逆由此
言之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
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非惟無益適以敗事不可
不亟罷者也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崇禁之
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
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

崔文輩自分惡無所逞挾邪術為嘗試之計而陛下
為其愚弄親蒞壇場行香拜謁流聞四方播傳後世
使陛下負好鬼之謗而已得律其奸欺干撓政事牽
引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不但少少虧損而
已也竊計陛下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
讜言而不欲遺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
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其間一二點慧柔曼者為感
尤甚由是怠於日講疏於召對政令多僻順葆愆度
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盡惑夫以齋醮為足恃而
恣欲於宮壺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邀福於邪妄之

術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
四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非可徒務修省之名飾祭告之具已也昔成湯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
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域而
輒允戴保奏添鎮臣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
房矣隨格於閹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
之群咻是陛下之政不可謂節也未作競於奇巧遊
手半於閹閹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
薄之習是陛下之民不可謂不失職也至於兩宮營

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
百至今村落荒涼轉徙未復死亡枕藉之狀陛下不
得而見呻吟號歎之聲陛下不得而聞也是陛下之
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封女寵於冊后
之先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亂母之列或承恩漸
隣於飛燕或黜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
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陛下之女謁不可謂不盛也
窮奸之銳雄公肆路遺而迹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鎧
密行請託而通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
衣閨節通而於喜竟滿於禁網是左右之苞苴不可

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諛佞之
謀重臣批荅之體貌之宜而入群小恭問之論或譖
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汨朝
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中外之讒夫不可
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
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貢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
命中官督蕪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裨復偕全官
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群小雖
已用事而正論猶伸裨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
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

意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群復偕全官力諫帝於
是責以朋言亂政始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
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之下獄也
群等抗疏掾及張璉桂萼赴召至群與給事三十餘
人連章言陛下召二人至萼稱疾不出璉數日後始
朝見其恣肆若此自二臣進言以來爭皇爭考紛紛
不已萬一陛下惑於其說縱我孝皇敬饗不可知其
如母后之心何其如天下臣民之心何兩人賦性奸
邪立心險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
類據其見何止冷褻段猶推其兇不異於章惇蔡卞

望亟出之為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時帝愈欲考獻
帝改孝宗為伯考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
書賑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
等乃取廷臣劾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而私相語曰
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璉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
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等語義用忠
反進兩人為學士是時群情愈急廷臣相顧駭嘆不
知所出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等
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諸臣益可計
七月戊寅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

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為首者八人於詔獄耕與馬尋
杖於廷請戍翟塘衛而孝宗竟改稱伯考如璉等指
矣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宮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
史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
陳遠不職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言陛下深居九重
二臣賢否何由知之未有巡撫劾其不職吏部言其
當罷而內旨留之有卒不省十二年冬帝幸宣府明
年幸榆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恭江彬伯爵又與
全官力爭皆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

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
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
濟疏救不許時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
逆論斬鵬等黃緣中人與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
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盱再請而後行
刑則已薄暮外非與衆棄之之意也乞自今三請之
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斷在勿疑
詔自今以申甬行刑鵬等果緩決欽後竟以中旨免死
濟力爭不聽故事嚴衛者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
科簽發駕帖至是千戶白壽齋帖至濟索原奏壽執

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
濟議中官崔文家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
懇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
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喉亂軍殺巡撫許
銘遣官覆勘時隆已遽入都營求免赴鞠濟皆力陳
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往受訊竟伏辜定國公徐
光祚規占民田喉灤州民趙紀許前永平知府郭九
舉於東廠太監芮景賢主之縱騎遠訊濟請并治光
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覲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
賢復劾其違禁擅役與御史黃國用皆遠下詔獄戍

最而誦國用法司爭之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
理刑獄或主贊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
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
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
之門銀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其
為聖政累非淺鮮也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
已王欽兄弟奸黨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
天淵而顧一律罪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
三年七月后父陳萬言家奴何璽毆人至死帝命釋
之濟執奏白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為幸乃弄權璽等

是朝廷之法不行於戚畹之家奴也濟在諫垣久言
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杖柱直聲震中外而帝眩不能
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前疏救修撰呂柟
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瀚陳逅
李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遮諸朝臣伏哭左順門
與諸曹一百三十有四人同受杖闕廷越十二日以
濟等倡衆為首再杖之謫濟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
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
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正德

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
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馨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
號之上獻諡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
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諍事得且
止嘉靖元年主事霍誦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
馨偕仝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
故撥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
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雷魏彬王瓊竇果等皆幸馮
綱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賣蘇觀復用
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

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為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素奸狡以附中人張銳黜革而御史楊百之忽為訟寃言儀嘗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固勸銳卻其餽遺今銳以是免死而儀功不錄無以示報既出舉朝駭異磐疏言百之儉邪陽為儀遊說而陰與銳交關為再起地宜加顯斥百之情得度無以自解証磐同請屬不行故私行謗事下所司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黜罰而刑部難之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百之遂倖免未幾以災異請

帝御經筵咨詢輔弼約宮中用度時帝頻與齊醮鑿
又抗言齋醮禱祠非二氏本旨其徒假以惑世者也
曩武宗為左右所蓋於是命耆僧鎖南綽吉出入豹
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涕道
路皆陛下所見聞自劉允故而鎖南因天下服陛下
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服陛下之聖供億減而
先祿裕天下服陛下之儉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服
陛下之威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
虛日然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為之按文鍾
敷廝役黃緣冒遷陛下既經降革乃營求遷職尊陛

下至此使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
儉損其所謂威貽譏天下後世皆文為之臣謂文可
新也文之意本以嘗試陛下陛下既為所動欲行香
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跪則又從之臣恐無已
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財無已則導以遊幸導
以土木導以征伐文等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送臣
故曰文可斬也跪入但報聞而已戶部主事羅洪載
以杖錦衣百戶張瑾下詔獄磬與同官張漢卿張遠
葛鳴等請付之法司皆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
於七月下旬誓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

女菽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
公主坐受垂夫婦之分亦當章正帝以遺旨格之相
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誓上言
邦奇等在正德之世貪饕搏噬有若豺狼其捕奸盜
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銀
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耆
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言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
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
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其
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為者哉

且陛下今日叔已渙之人心莫將危之國脉者實在
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睥睨環
立豈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且嚴加究治用絕
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為大厲如誓言帝之驛
召席書桂萼等也誓以其邪說請斥之以謝天下且
言今欲別立一廟於大內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
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
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
兵科都給事中以率眾伏闕再受杖除名為民卒於
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
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
深切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仝官伏闕力諫及世
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恤宣府軍
民漢卿言大同疲困已極不宜獨遺帝併發十三萬
恤之衆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仝官上言
陛下軫念畿輔在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
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
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憂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
希尹劾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

司再三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夫
皮厥起於馬永成鷹房報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為之
今馬俊趙霜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
用故轍也乞從議者請盡還之民嚴罪俊霜為欺罔
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既又乞莊田內官吳勳
等請督蕪杭織造漢卿皆與全官極諫俱不納三年
正月應天諸府大旱帝俞戶部請將粥淮浙餘鹽及
所沒產易銀賑之漢卿言饑民朝不及夕易銀事緩
非發帑金不可帝從其言為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借
全官奏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

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
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
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
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
小民不足彼將安取哉今東南存饑民至骨肉相食
而搜括之令頻行臣等竊以為不可報聞時席書以
迎合得上眷方驛召為禮部尚書漢卿劾其賑濟舉
方反傷民命乞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
難行漢卿言竟不罪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
言不可至是又倡衆伏闕兩受杖斥為民二十年言

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復召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
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
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運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佞人
超遷而群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
採忠謹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而聽席書方獻夫
辭職除張璉桂萼別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悅服忝旨
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
禮居首者余翔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
年為御史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帝不問明年七

月與時柯等伏闕廷杖戍邊居戍卅四年以皇子生肆赦始釋還穆宗即位時柯翹皆復官贈時光祿少卿

論曰嘉靖之初谷馬餘孽尚在一時新政旦夕更張諸臣解衣危論重懷履傷之憂非過計也至大禮議起至黃華勝死徒狼籍而言路塞矣自是茂親臣下誅戮隸官場竈田神掌蕞腐閹豈獨暴君驕主之過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明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一百三十一

馬錄

唐樞

程啟充

鄭一鵬

張遠

琦

漢王以科

杜繼

璣

沈漢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曆
官廉明後盜襲破其縣錄被執見署舍無長物乃得
釋八年徵為御史久之按江南諸府世宗即位疏言
江南之民最苦糧長聞徵侵即逃臣詢與救謂白糧
輸內府率一石而費由五者其他內官監河醋局供
應庫以至軍器帑襖顏料之類凡轉文內府者為弊

皆然乞嚴加禁治章下戶部侍以蔡益等稽從錄言
命石加耗一斗毋許苛求著為令未幾曹官邵恩復
請加耗五石或八斗金等劾其廢格害事遂寢中
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欺誣詔逮之逮及者五
省餘人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樞按事皆屬之所
以百餘年來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張銳張籙
輩盡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勸
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使中外驚疑會給事中許
復禮等亦以為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
官被黜者多攻許繼按以錄言禁止王等起督三邊

錄拏舍憲而相封澤石聽五年出按山南而妖賊李
福達獄起福達者淳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鍾黨戍小
丹衛逃還更舊率為清軍御史所囚再戍山海衛後
逃居終州賊以彌勒教誘愚民郡進祿等為亂事悉
進祿拒捕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又更姓名曰張寶
挾重貲為富人往來徐濟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
手久仁大畏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
侯郭勛勛大信暉其仇薛良訟于驛蘇按問得實復
檄取洛川父老故讎福達者雜辨之並釋福達遣于
求採於勛勛為移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湖具

獄以聞且劾劾阮奸亂法章下必察院都御史薛賢
等覆如錄奏力言劾黨逆辜罪詔福達矣予論死妻
女為奴沒其產賢劾對狀劾自陳伏罪帝方眷賢置
不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格常泰劉琦鄭自璧
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遠陳昂謨御史程啟寬盧瓊邵
禹高世魁汪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滿壯戚繼王殿辭
事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劾亦且
疏屢辨謂以議禮故犯衆怒欲借此殺臣帝心動劾
後乞張總樞等為援總樞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
紆宿憤乃令據為壘終聞於帝謂諸臣申外交結借

端簡助將漸及諸議。讀者逞志自快。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故勅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置京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辭。帝益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鞠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令法司俱覈罪。辦事而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勇等。時璋珏已還都。御史璋巡撫事。璠巡撫甘肅。分檄反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未盡。錄怒甚。命總督方敏夫分署三法司事。而盡下尚書顏頤壽。御史劉玉。王啟左。

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孫僉憲御史張潤大理卿
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必者委廷淵獄使嚴刑推問遂
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
楷御史張翼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
亦下獄等上言給事琦泰郎中仕三人琴勢相倚
挾私彈事徭使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滿幹評事
驚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樹
史世璣方幸寅就死得誣劾謀逆率衆連名同琴駕
禍郎中司馬相安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近未
言官結黨求賄自削數錄公卿外則單蒼司屬任情

恣肆橫殆非一日諸大夫奮乾斷彰國海苟非然者苟
從大臣付繫獄無朋謀小人猶得趨蹌于朝衙以服
天下帝納其言繫下諸人獄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
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
已得情何再鞠為偵者告等以聞亦命速鞠等遂
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等乃定爰書言
實非福建錄等恨助構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
帝悉從其言命吳誦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
綸等前山西副使遷太僕少卿文華誦戍邊衛者七
人琦遠秦瓊等充任及知州胡偉為囚者十一人賢科

一鵬祐漢輅世冠淳鳴鳳相鸞萃職闕任者十七人
順考王啓潮文莊沐泌訓允錫才楷仲麟潤英雄
前大理丞遷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崇璵按遠問革
職者副使周宣等獲五人良抵死衆證皆成而福達
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為輕欲坐以奸
黨律斬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
宜永戍煙瘴絕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
不宥帝意猶未懌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
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
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為

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策得已從之。必嘉等平反有
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
命。遂編欽明大禮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
午。也。至十六。樂皇子生。肆赦。諸摘戍者俱釋。還。惟錄
不赦。竟卒。李成所賢長壽人。起家進士。嘗為御史。羅
尚清。操既擊官。越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
書。致仕卒。謚榮襄。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
統禽。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徽山西捕同下
獄。同供為李平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
裔。感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周竟伏誅。暨穆宗

印仕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竊違罪並彰而
當時流毒縉紳至四亦餘人衣冠之禍有謂慘烈邪
劫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而職非妻者承其順
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又聽命禍可勝言哉
乞連奪勅等官爵優恤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從
之由是諸人皆復職贈官錄贈太僕少卿福遠獄始解
唐樞宇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明
年四月言官以學福遠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
領樞上疏言近者學福遠之事陛下駭勸悔三誠古
帝王欽恤盛心奈何墮度負陛下欺欺奪肆其境獨

彼者濶其說用位者賊其口畏威者變其辭訪僻者
清其真是以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
表赫而至辟矣愚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重情
不宜輕加於斷疑一也謂天下人形貌容有相似二
也謂薛良之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之初牒明惡難
也謂臣下黜黨以傾郭勛五也謂崑洛諸縣據位皆
譽人六也臣得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
鉞從之其意何為繼而志慶邵進諫等師之其傳何
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者天分數語
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真醫何指劫奪攻城

張旗拜爵雖成于進祿等其原何舊誠伏誅于前進
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
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
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也且福達之形最
易辨讖或取驗于頭禿或證辨于御音如李三哥俊
李三是其族讖之矣發于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讖
之矣始認于杜文佳是其姻讖之矣質證于韓良相
李景全是其友讖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鄰
州主人讖之矣再言于邵繼美余句成是洛川主人
讖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讖之

矣此又不必疑也薛良楷惡誠非善人至於所言張寅之即福建邵李奇實有明據不得以人發言况福建踪跡誦密點慧道人咸望其術中非良之狡猾亦不能發彼之陰私也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厚誠朴之人此不當疑也是時李珏因見薛良非善人必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孟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伏蒼李午名蘧苟且定案輕縱元亮疎不知五堂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為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嘗隱漏崞縣在城

坊既有李伏蒼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為真名
求其貫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况福
遠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
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
又不當疑也京師之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建號改
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禮
有也其為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也在勛自有
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責之恩諸臣縱有傾軋之
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也鞠獄者曰誣必言
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則一

切證佐非仇也曰韓良相戲廣仇也則高尚鄧屈孔
石文舉非仇也曰魏泰劉永振仇也則今布按府縣
官非仇也曰山陝久仇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仇也
此又不用疑也望陛下六疑盡釋大振乾綱明正福
遠之罪庶群奸靡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即斥為
民其後欽定大獄錄竟匿樞疏不載樞少即慕慶督
之舉後受業于浩若水深造實踐以自得為宗四方
從遊者衆監司為報一卷書院居之學者稱為一卷
先生樞留心經世畧通歷九遠及越蜀滇黔凡險阻
阨塞無不親歷躡躡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

年者加秩致仕會高拱憾徐階謂階與錄先朝建言
諸臣乃章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樞竟不獲如思
程啓元字以道嘉善州人正德初進士除兵部知縣
課最入為御史時發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監都
督賜蟒王者啓元上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各
者倖門大啓有冒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貴
之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冒功銜鋒斬
賊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為賊是謂冒功
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錄吏洗補
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

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致崇階是謂併功此皆壞祖宗之法解將士之體念勅所司嚴為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旦群臣待漏入賀日脯禮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枵腹奔趨而出前仆後踵互相踐踏有將軍趙朝者竟死于禁門其他失履毀裳相對以得生為幸而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街市聲徹殿廷殊亮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屏宴遊崇統畏以圖明作之治不報都督馬昂女弟已任身進之帝帝嬖之甚臺諫交章請出之不聽怒克偕諸御史抗言曰內寵為嬖是為女戎

外寵為律是為男戎近馬昂以懷孕齒弟潛納西內
臣等昧死有言未蒙採納母乃以是為諱而宋欲言
與陛下始者之寵蓋由人言教感實不知也既已知
矣尚可留之宮禁哉况昂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奸其
女弟柔佞多能而承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於一家
天下之勢大有可憂者矣亦不報既而極陳冗官冗
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吏部請從其言帝不省先
是騰驥四衛軍改編各衛者既奉詔撤回而各衛遺
籍仍支糧如故又有先食糧五斗加至地斗者廉倉
儲至八十七萬餘石唐憲琳言耗蠹宜省由是屏蒞

禁絕以憂歸世宗即位甫起故宮即爭興獻帝皇號
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澤清寧宮小房火啓克極言
災及內寢剝林以膚也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借
過之名深章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
之邪說佞倖之說辭動擬母后以符天下之口而廢
百代之典章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野
具文也况通考國事漸搖勸學已廢旨由中出而內
閣未知奸黨獄成而由為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
蔽之虞大臣疎遠廢眩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于
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通臣貪濁類有遷除造紳

債師不聞錢斤莊田之賞費過多潛解乞恩未已
此皆臣等昧於糾繩致茲多虞伏望陛下仰畏天明
俯察衆聽毅一本之孝齊官府之體親大臣肅庶政
以回災變天下幸甚報聞尋出按江西先是宸濠遣
蕭汝張銳陸完審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曾
其次王守仁亦可勝充得其稿因論汝銳等罪并言
守仁素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主事陸澄並補
守仁功且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慈堯不宜搢搢使
勞臣解體御史何信因勦應軫與守仁同郡澄其內
生黨蔽欺罔當罪給事中張原亦請斥蕭汝帝時不

問六年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而宗織造工部
執委不從啓亮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言天象示
異水旱為災小民怨咨江南尤甚且遣去之官非賄
不得若不貪黷無以償之雖欲責其安靜亦不可得
崇禎賜停止毋為民累偕不納啓亮數以塞摺忤帝
旨張懋桂等亦惡之會郭勛以死李福達為啓亮所
劾總桂因指啓亮挾私彈射謫戍遣衛十六年遇赦
放還言者交薦竟不復用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鄒一鵬字允萬莆田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
初授戶科給事中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

內閣之柄太重一鵬賦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結
等七人日侍齋座商論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
陛下聽位大臣蒙宣召者有幾亦有以忠謀之論而
陳左右如祖宗時乎往年張鑑魏彬之獄獻帝違宗
之議陛下未嘗召廷和等而論使禮樂刑罰往往失
中所擬者內多更定此未可謂之善也時中官崔太
以邪術誘帝帝為所惑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而
天而番漢經銷殿以及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莫不
有之一鵬奏言禱祠繁興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
從此術者必魏彬張鑑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

換臣巡視光祿見以齋醮蔬食之費為錢萬有八千
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頻降京師道瑾相
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而不得食陛下忍歎民怨而
不忍傷佞倖之心忌憚元臣弼士之諫而不忍違僧
道之請此臣所未解也報聞光祿寺日進宮中食若
椒芻不出一鵬請檢發以省浮費會寺卿亦以為害
報可東廠理刑寺戶閩淳坐受賕拷人至死當請成
淳經營脫罪并詔覆案改擬帶俸一鵬典御史李東
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鳳自劾求退帝留之淳
竟獲免給事中鄧繼書修撰呂柟編修鄭守並並以

言獲罪一鵬皆疏救嘗以宮中用度日奢生言各宮
日進月進數倍於天順時今歲又用絀往往借支太
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宮每有贏積率積遺成累此
徒總富益奢曷若芻供光祿軫母后德乾清坤寧二
宮供奉亦請初監寺量減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
賜也帝感其言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進奉
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邊臣以聞一鵬
出言逆魯既非常貢之國而獅子諸獸又陛下初年
所却者也况物非土性畜須蓄久徒此異宮異服起
流出入宮庭既傷國體且耗財用其他珊瑚玉石諸

物不濟饑寒將安用之或謂一部其貢恐沮遠人之
心臣竊謂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不至漢
時亦有閉玉門閉謝西域故事宜勅遠臣量行賚賚
遣之還國勿使入京用章朝廷不寶遠物威德帝不
能用尋與廷臣伏闕爭大禮同杖於廷四年侍却胡
瓚都督曹綱督師大同還列上功狀言文武大臣疊
鍊部曹協謀定議各邊撫按鎮監遠為恭接宜以次
受賞一鵬言桂勇鍊郭鑑等在瓚未至之先徐凱兒
等之鍊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等欲邀功冒賞懼衆
口非議乃請并叙以竭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疊鍊

誰為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遷延各遣撫鎮
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瓚等欺罔罪會
御史蕭一中亦言之帝乃詰責瓚等賞遂不行時諸
臣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得俞旨益發舒言事無獲
回忌兵部推楊宏為寧夏總兵官一鵬言宏貪婪奢
競不宜用帝書以茅編修奉出為僉事力計費宏得
留為修撰一鵬劾書以私廢公部議以王憲鄧璋代
楊一清制三造一鵬言憲實緣責近璋嘗敗事甘肅
不宜復舉又疏陳經筵三事極言服闋尚若羅欽順
請告祭酒魯鐸被謫修撰呂柟有賢行請恩置講筵

雖言不盡行，然真犇動天下。武定侯郭勛居隣虎賁，左衛欲得之，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詣工部言衛湫隘不足居，吏士有民郭順者，自願易之以宅。工部不疑其詐，奏請許之。然順實勛家奴，其宅更湫隘，於是一鵬與同官張萬勛勸以敝宅易公署，賜緡，因上昔嘗憲政沁水園卒，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兵，惡藏此憲，此乃部臣附勢曲從，衛弁畏威妄請，兵馬司依違勸報，並宜坐罪。尚書趙瑋等因自劾，詔還所劾錄，不問時廷臣乞省親養疾者，一切不許。一鵬言久君御臣以禮恤臣之私，今不聽群臣請，恐難陛下切於

用人然於教孝之道未備臣恐浸淫成習將至道棄
君親惟富貴利祿足驚非細故也章下所司再遷吏
科左給事中既而鄒勛阮季福建一鵬復疏劾呂桂
萼張璉因坐一鵬挾同妾奏下獄考掠除名二十年
九廟災言官會薦天下道賢及一鵬竟不復召久
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張遠字懋全餘姚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
年授刑科給事中滁州判官史道先為給事中生奸
大學士楊廷和下獄尚書彭澤又詆道橫議遠上言
遠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可也至欲倒持政柄而殺

內閣之權澤以議論大臣當存體貌固也至欲因陸
廢食而籍言官之口臣皆不知其何見也且今日大
臣未嘗面對臣方憂腹心之任不專而論者以為太
重言官罕承俞旨臣方憂耳目之司失職而說者以
為橫行嗚呼衣冠之士自相抵訐因一事之失而傷
莫大之體此有機之本所為仰屋竊嘆也已而疏言
陛下臨馭之初國是大定今舉動遂漸乖違昔周穆
王唐太宗皆始勤終怠為後世譏然猶服勤二十年
未有若今日詔墨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
端旋獲者也請畧舉一二言之先朝嘗建新寺崇佛

教矣而今日則齊集繁興先朝嘗鑒群小繼傳乞矣
而今日則爵貴無紀先朝嘗頒內降疏輔弼矣命政
事之不閑于宰執者非一也先朝嘗棄法司脫大獄
矣今刑罰之不行于貴近者何多也臺諫會奏而斥
為漬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疾蔣翰
市寵陳萬言乞賜茅先朝責戚未有若是之恩倖也
廖鵬發苑劉暉得官李蔭復遣官勸問先朝罪人未
有若是之淹緩也願陛下絕嗜欲之妄無以怠惰委
政柄勤學問之功無使奸邪竊朝權而一反目前之
所為不勝幸甚報聞給事中劉最郵繕曾誦官遠抗

既論救不聽尋以秋闈爭大禮下獄廷杖時世宗厭
惡言官動遭譴責遂於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
所上封事陛下批荅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
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
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之言者已非陛下初政
時此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
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為愧近者不
然會疏則刑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塞
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為幸潛消謹直之
氣漸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明年進

右給事中提督京營武定侯郭勛以奸相黨為巡視
糾道王科陳蔡所劾帝慰勛勉造與同官鄭自盛趙
廷瑞抗章言勛倚奸成橫用酷濟貪寵終貨資強橫
營伍為妖賊李福達請屬為逆黨陸完雲寃近言官
交論臣等以為罷斥無疑乃蒙溫旨諭勛是旌之使
縱也既復疏言福達誑惑愚民僭兵犯順勛黨叛逆
皆君父罪不容誅乞速問如律旨不聽尋以言事忤
旨黜為吳江縣丞勛憾之不置必欲害之遂坐福達
獄逮問誦成逮東邊衛屠戍所將十載毋死不得歸
哀痛而卒穆宗初贈光祿少卿與遠同以大獄戍邊

考洛川劉琦浮梁盧瓊琦字廷珍正德九年進士嘉
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以災異疏陳觀賢去邪
仁民恤軍選將信賞明罰七事且指倚大臣為廢心
任言路為耳目以蒼天戒時給京軍冬衣布棉往往
過期琦以為非未寒授衣之意請自今毋後時詔從
之即命琦給散因條上侵漁十一弊請旨嚴禁軍督
感悅先是李福建亡命洛川即琦鄉縣琦知之甚悉
後福建事覺琦疏陳願末因劾郭勛黨遂又與御史
張問行劾勦侵盜革場租銀皆不問既而馬錄獄具
遂琦佐使殺人下獄謫戍瀋陽閏十年遇赦免歸卒

瓊字獻卿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縣入爲御史世

宗即位疏請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尋言興獻王稱號

宜速乞廷臣公議加張璉戮罰嘉靖改元上言景皇

帝撥亂反正有大功于宗社而實錄猶稱却戾逆數

皇帝深仁厚澤爲守成令主而實錄成於焦芳之手

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但命敬皇帝實錄所紀

亦不當史官隨事辨白乞出按畿府長蘆海灘地六

十里有灶戶貢古歲得鹽利十餘萬引以瓊言稅計

之益補逃七鹽額時桂萼得志以臺諫先寄排己深

疾之六年考察京官苑校上言楊廷和廣樹私黨蒙

蘇陸下者六年合舉次第斥逐然遺奸猶在言路乞
做憲宗朝執事合稱道互相糾劾時帝亦怒言官可
其委吏科都給事中李俊民等疏爭之瓊與用
官劉陽等亦言交相批抵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
非藏世事帝初責俊民等且趣之俊民陽等請委吏
部都察院評議帝命奪俊民陽俸五月瓊等廿三月
而命部院考之既而瓊劾郭勛曲庇叛人坐杖私彈
劾謫戍邊赦還卒隆慶初琦瓊俱贈光祿少卿
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利科給事
中中官高俊王堂坐罪廢斥至是自南京召至將叙

用漢執章論止之改元詔書賜四方逋稅蠲以民間
已納者多從覩吏索請已徵未解者許作來年正課
天官近籍沒奸黨貲不下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
不足之數並見采納興獻帝議加重疏漢疏陳不可
嘉靖二年以災異奏陳時政缺失指斥甚切及刑部
尚書林俊去位復抗章爭之天下翕然稱漢敢言戶
部部中牟泰坐吏盜官部下詔獄販官漢言吏為奸
利在泰未任之前今事敗而泰發之泰固無罪也請
還舊職因極言刑獄宜付法司毋委之鎮撫不納霍
務劾變秀官制漢疏斥其謬既而張宣獄起執法大

臣等下吏漢抗宗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
長表臣不可辱缺賦不可赦遂并漢收繁除其名家
后二十二年卒魯環瓚琦瓚均皆進士顯名環萬曆
中為吏部員外部主瓚為王恭妃請瓚封什旨倖行
以司正遷光祿丞天啓初贈少卿瓚江西按察僉事
琦禮部主事瓚山東按察副使琦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漢同官以大獄除名者有王科宇進卿涉縣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
山水入城拓而廣之遷為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
修學宮官廨及先賢祠堂嘗感夢命城門守者遇游

僧慈送縣居無何果得僧十餘革科察其有異乞一
人泣下曰我婦人也為群僧所掠幸公脫我諸僧遂
伏法嘉靖四年徵為工科給事中嘗論兵部尚書金
獻民西征無功周原總兵官趙文宇夏總兵官种勋
玩寇失事又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為上官
所輕素故率貪冒不自惜宜令正官各舉所知擇其
廉能者稍加板權使得自展盡諸違財計之職不宜
必處下才有物議者鹽運司官有廉名當加遷叙所
司外覆從及違內官織造陝西科力言其擾民尋奉
命因御史陳泰巡視茶營劾奏郭勛專權罔利侵革

場租銀數萬石用軍匠賄保屬官任奸人郭彪鄭鸞
等為腹心剽軍害民皆不報大獄起科又劾勳遂下
獄削籍陸慶初與漢俱贈太常少卿方諸臣之被罪
也舉朝皆知其寃莫敢白諭月南京御史吳彥獨抗
章請寬之上怒斥彥于外已而御史張祿言張寅之
獄陛下震怒加譴比獄成陛下益疑言官益畏以言
為諱者數月矣不少霽天威開諭至誠導之獻納臣
恐忠貞之士從而解體也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
至十一年桂萼已死張璠亦免相薛賢毛伯溫始獲
起用其後張澗汪玄錫李玘閔楷亦相繼叙錄而臺

諫曹却竟無一人召復者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
嘉靖初借廷臣伏闕系大禮杖午門外先是長沙盜
李鑑與父革流叔村聚革誅鑑得脫後鑑復行劫名
捕獲之帝者時撫湖廣劾知府宋卿故入鑑帝遣大
臣按之言鑑為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師書上言臣
以議禮忤朝臣故問官故與臣阻蓋出卿罪而歸罪
於鑑乞勅法司會官覆覈於是鸞會御史蘇恩再執
無異詞疏言鑑殺官兵掠民財火民居罪浮他盜僅
當以死猶為輕此書以惡卿故報為奏辨且以議禮

為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者偶以一言當意動後
此以挾陛下屬群僚壞亂政體莫此為甚惟陛下察
其誣罔亟置鑑重典刑部請再下湖廣嚴勘帝重違
害意竟免鑑死成遠東已獲有張寅之獄會鞠時鸞
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同其請鸞上言往
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客之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
需獄為常請託無忌今勅之謀又將成矣書曰以議
禮招怨勅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勅
亦曰欲殺寅以仇臣黃鼓聖怒如出一口以陛下尊
親之盛典為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

接疎非虛朝之福也不納己而桂芳等力反前獄驚
坐除名始書之欲寬李鑑也給事中管律上言此言
事者每假借議禮為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為人辨愆
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之
情欲中傷人則以為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
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故也乞嚴行誡諭自今
言事者皆據事直陳毋妄有假借以佞累聖德帝是
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儀以世廟
成精郵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謂邇來群臣或擠排善
類或翻異成獄或變亂朝章動引議禮為言亂亂志

邪變清國是守公死黨之勢自此成矣臣謂宜詳察是非向之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寧刻夫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率謀亦言臣事君如子事父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遂終身之愛臣偶一言順旨遂為不世之功恭惟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卒不過一言贊決耳乃遂貪為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者乃曲為申救至謂表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於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

非書之子弟親戚交游也何故警之至於非勳業成
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激衆意
為言不至于滋惡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
奪勳而真繼重典窮按勳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
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落消律門永塞童
不能用

論曰大禮之後繼以太揪羅織鈎黨臺諫為之一空
由是君駙臣諂寒謗風微片言忤時動遭碎陷嘉靖
廢酷之治逆釀成莫赦矣誰實為之不能不致君子
速考長惡之徒也悲夫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一百三十二

鄧繼曾

劉最

朱

例馬明銜

陳

廷

郭楠

韋商臣

劉

安

劉士遠

邵經邦

黎賈

王汝楬

馮

恩

宋邦輔

楊名

黃直

郭弘化

周希禮

石全

劉世龍

黃正色

張選

顧存仁

高金

包

節

弟孝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

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近日以來明詔雖頒而

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邊留尚多擬旨間出于中人

奸故漸俾于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
流施行則寡矯枉以直習染猶存是陛下修己親賢
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霖雨以示警戒願陛下令出
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于輔臣寵勿啓于近習割恩
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
戒若徒事祈禱之文恐天心之仁愛轉而為震怒也
帝頗納之詔文武羣臣同加修省未幾擢兵科給事
中疏稱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蠱惑
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
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托之漸尋疏言興府

從駕官滋授者多名器可惜事下吏部請科目出身
能修職者與京官一體遷擢其他必九年稱職方與
銓叙有奏授者治之報可嘉靖改元帝欲尊所生為
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母在大禮繼曾亦疏言去
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日二日長安榜廡災及今郊祀
日內廷小房又災夫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
火實主言言主于名禮與于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禮不與今歲未期而災者三臣難至愚知其
為廢禮失言之效也廣寧伯劉信提督三千營軍務
總曾論其久病曠職罷之時宣大閩陝廣西數有警

中原寇賊竊發。總督疏陳戰守方畧。及儲將練兵足
食之計。多議行。三年。帝漸疎大臣。政率內決。總督憂
之。抗章曰。此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
悅。邪說之誦。媮則賜勅。屢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
放黜。臣目睹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
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偽者
之假托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
駭可嘆者。左右群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
弄筆取寵。致言出無稽。一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
決。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忝帝震怒。下

詔獄掠治摘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達韓楷鄭一鵬御
史林有孚馬明衡李本皆論採不報累遷至徽州知
府卒帝初度祚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于切直帝亦
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
納諫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中進士由慈
利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將大行封
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于宮中日誦大學衍義
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嘉靖二年中官崔文
以鬼神禱祠事誘帝帝信嚮之最抗疏極言其非且
奏文侵耗帑金狀文奏辨反誣最帝從文言命最自

核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難司計之臣不能稽其
盈縮文乃欲令臣察核假難行之事以述己罪符制
言官此風不可長也既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言
官交章論救不納己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遠
仍用故銜未巨觴取夫役而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
牌送之俱屬違制帝怒遠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
國用誦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救之帝責以黨比最
居戍所久之遇赦放還家居二十餘年卒第爲案時
進士寓連東泰議案福建僉事

朱潮界必泰蕭由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

明年春與同縣馬明衡並為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
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制言皇太后親擊神箭
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對
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恆時則可在
儀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與國太后令節朝賀
如儀令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
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議
於天下匪細故也當是時帝亟欲尊崇所生而羣臣
必欲帝毋昭聖方相持未決及二人疏入帝志且懸
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于上下詔撤拷訊

待詔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應御史陳遵奉
本員外郎林應舉章懇上帝愈怒并下詔撤遠籟
於是帝必欲殺兩人召問臣蔣冕變色謂曰此曹臣
朕不孝罪當死無赦冕膝行頓首請曰淵等愚昧死
固當然陛下方興光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大
帝色稍解欲成之冕大固請末城繼之以泣乃命杖
八十除名為民兩人自此遠廢廷臣多論薦竟不獲
召淵為父長者不敢于父或為父歎亦不校與明衛
外貧如淵尤甚安之無怨鄉里利病與有司極言雖
將弗顧也家廢立中餘年卒明衛字子善父恩聽苑

宸濠之難自有傳明衛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
博士甫為御史即與淞同得罪先是閩中學者率以
晉江蔡濟為宗至明衛獨受業于王守仁閩中之有
主以學自明衛始迄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
除福清知縣入為御史既以救淞明衛謫令浦主簿
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為民應
聽亦莆田人明衛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
書孫交奉命覈各宮莊田帝以其數稍異舊籍且有
批字有旨詰狀應聽言部疏臣司檢視即有誤當坐
臣若尚書文總領部事安得徧閱今旬日間戶部二

尚書相繼令對狀似非尊賢優老之意。說本奪俸其
抗章救測等也。謫徐聞縣丞。八年代其長。朝覲跪陳
時事多議。行不知其官所終。本自有傳。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謀
最入為御史。世宗即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葉
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勅總兵官撫寧
侯朱獻貧。檄詔為戒。飭壽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太
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偶忤中官。不宜遽
繫。帝怒奪其俸。諸臣伏闕爭。大禮忤。將罪楠。方巡按
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何意。若未必忘犯顏者。未必

博令群臣伏闕呼號其事雖博其心則忠乃或榜掠
頭身或間閭誦成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
乞特賜優容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
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輪救皆不
納法司請令戴罪赴京俾途中稍自便亦不聽既至
下鎮撫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
從吏部議量與一官得吉水教諭終南寧知府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
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
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為職乃自授任以來竊

見群臣以議禮忤者左遷則吏部侍郎衛孟恭
人論戍則學士晁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
七人以晞中使連問則副使劉東鑑布政馬卿知府
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升王嘉
恭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為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
護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于元象下
衆心臣竊以為皆所當審况此者水旱疫癘星隕地
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穢莫不寒
心及今平反庶獄優戍者之官隸死者之使釋逮繫
者之囚正者訐者之罪亦再與振志之一道也疏於

帝責以沽者責直摘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
參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用宿怨虐殺其
妃商臣具論如律臨頽杜桐以給事中家居與趙愈
事者構怨共仇殺三人商臣適署按察使持之急桐
兄柁時為通政數寓書求緩其獄拒弗聽有豪民為
盜窟穴者詞連鄉大夫黃彬彬求見以危語脅商臣
商臣怒即挫辱之以故衆憾交作騰謗于吏部尚書
泣鉉甫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言官薛宗鑑戚
賢沈懋戴銑革交章論救竟弗得直家居數十年卒
商臣受學于湛若水素砥名節既罷歸幾無以自給

然以疾惡太峻往往遭排議云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八年九月改河南道御史時世宗政尚綜核臣下救過不給而奸宄益滋安入臺甫一月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天以偏覆包含為德則不言而萬物咸育以偏覆包含為心則不勞而萬事理故人君責明不責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殆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于明察理成於然歟夫治可以緩圖而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教而不可以整責或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于

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捕臣下之夫令出而獲送方信
焉忽疑大小臣工株連不服多有不安其位者矣夫
安其位乃可以行其志位既不安孰能為陛下建長
久之策以圖治乎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
臣習尚如此則在外撫按守令之官風從嚮應不約
而同上以苛察繩之下以苛察應之竊恐民窮為起
盜之源倉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于上百執
事振刷于下叢蠶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
望陛下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畧繁文而先急務
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為喜怒不以一

言起順逆為行其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愚臣此等
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穆
之治不難見矣帝聞疏大怒遽赴錦衣衛考訊兵科
給事中胡克時採之并達治獄具誦克時攸縣主簿
安餘千典史安不以誦官急職蔡決堤數十丈人稱
為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預平寧鄉寇擢鳳陽知府
用治行卓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卒安居官有清操
布衣蔬食和未仕時子志業嘉靖末登進士至按察
副使安族人士達字伯鴻泰政煒曾孫也登嘉靖十
六年進士以長樂知縣入為御史世宗南巡還疏請

核治危蹕諸臣乘間漁獵細民盜公帑者而車駕所
經民間出馬後丁者皆與優優帝採納之出接近畿
勅中官關綬錦衣指揮趙俊奉聖母梓宮南葬所至
怙侈黷貨帝貴後令省愆任事而命司禮監遠治綬
未幾疏勅吏部尚書許讚誅閹柔異類廢紀綱淑慝
無別部中黃禍賊敗猶黨託之致胥吏縱橫公行賂
賂因併擿六部吏役賄盜之弊并以為讚罪帝怒繫
為臨淮知縣士達入臺未久數犯貴近人以為難再
遷合州知州後讚入政府以士達為襄府長史歸老

卒

鄧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
事榷荊州稅甫三月稅額已滿遂除任商舟出入
遠近稱之進員外郎張璉與經邦為同年生屢招致
之經邦薄其人不應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
邦時官刑部上疏曰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實
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應符鏡詩者謂陰壯之甚由
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變理者
得無有皇父其人者乎通陸下納陸禁言命張璉桂
壽致仕尋以總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陸下
莫之恤也臣天樂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

同議禮責當臨政責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
倫禮之當也難辨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
人行政則當別辨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
之乃為公平今陛下以總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
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
不以所議者為公禮也夫禮唯至公乃可萬世不易
致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
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
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齊予全其
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

以彌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保萬年也
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願不偉與如徒加以非
分之任使之獲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聰等福也
帝大怒立下鎮撫司考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
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簡成福建鎮海衛十六年
皇子生大赦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赦例經邦
乃閉戶讀書潛心著述與熙及同成陳九川時相封
論忘其身之在戍所也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為
立寓賢祠祀經邦熙九川三人云隆慶初復官經邦
弟經濟進士

恭賈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劾卷福建勅鎮守內官尚春侵匿官帑悉追還之。世宗入繼，賈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併纂述從之。先是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賈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內臣藐不遵奉，由說營私，市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內；自揆以獻者，謂之額外。愚玩有司，固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閭閻之困鬱而不解，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王由伯、蔣翰請于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崇奉祀。賈言：陛下信一搜臣

之說委祀事于外戚豈知神不歆非類歟帝必鑒此
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
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
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勅所司通稽祖
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
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三年出按江西聞父
喪不俟部檄輒歸服闋里居者七載始起守故官會
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政稱先師並損運豆價
蠲之數編修徐階以疏錄摘遺御製改正祀典說頌
崇真臣石學敦復為祀典或問以奉令帝意嚴也定

者乘因官金疏索之帝震怒曰賈等謂朕已尊皇考
為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
按治于是都御史汪鑑言此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
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
議之人明年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扞贊等上
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視賈為民賈以壽終于家
方賈等上疏時賈同年進士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
汝梅亦率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
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
某制當革明日進一說謂某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

矣况宗祖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備而行之亦未為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者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偕同官上言三事一謂比來章奏多事連連請分別忠佞毋信謠言二謂大臣奏事過多留中致是非不分請悉付之公論三謂人主之學以當務為急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展輪亦繁矣宜做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而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疏茶侍衛及長官請分祀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並

被責讓尋出為浙江叅政卒官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苦志教育此
長知自力學嘗深夜無米又雨屋漏盡濕恩積書床
上自若奉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
守仁選執費為弟子權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
訊不具獄以移刑部不獲牒報恩請尚書必報御史
諸曹部喧謂御史屬吏或尚書以語恩恩曰非敢然
也歎因以知事本末得相叅耳尚書無以難已巡視
上江指張紳怙勢殺人立寘之辟大計覲吏面臺側
先斜劾都御史汪鏊恣肆擅權請如北臺既畢事始

許倫列恩據故事與給事中林士元等跪爭起得如
故帝用閹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出蓋北郊
下詔令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為邪徒
恩上言人臣進言甚難今明詔令其直諫而又詆之
為邪徒人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之意必左右奸佞
欲售其說者陰執之耳今士風自下以緘默為老成
以塞諤為矯激建言得罪不惟父母妻子互相怨尤
即朋友故舊且絕連往來遠近相戒遂以成俗士處
今世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其有異議而逆執之
為邪則必當同附和而後可也此豈宗社之福哉况

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為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且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于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以為天道遠人道通與其更張時政之得失莫若進退臣工之邪正乃俯指大臣得失謂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解焚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樞稜戶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雖之剝斷不經之費必無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

為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殊幾萎靡不振工部尚書
趙璜廉介自持制節程度吏部左侍郎周用才學有
餘直諒不足右侍郎許誥誥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
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
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
如宗安靜有操守右侍郎黃宗明雖擅文學因人成
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寄以股
肱右侍郎朱廷聲為費不俸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
黎真滑楷淺近才亦有為右侍郎林廷楫才器可取
通達不執而極論尺舉士張季敬方猷夫右都御史

汪鑑三人之奸謂乎致剛惡克險媚嫉友側近都給
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贊獻夫外飾謹厚內
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擊靡所不至昨歲偽
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佞倣僇塞入
小積者直俟傳旨別用然後折然就道夫以吏部尚
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使
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壞國事不止
若鑑則如鬼如域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
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
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鑑以腹心而鑑逞奸

務私乃至此極也且都察院為綱紀之首陛下其早
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士致其鉅
薄以希稱職其為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專
敬根本之禁也銜腹心之禁也獻夫門庭之禁也六
禁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
得疏忤怒遠下錦衣獄苛究主使名恩日受拷掠瀕
死者數矣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
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遂遠邦輔下獄奪其職明
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
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跪致舉相弔非等頌大臣宜

成帝愈怒曰：「思非專指乎？殺三臣也。徒以大禮故，視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常微遂視時中專職，侍郎聞淵休，朕即中以下極遠雜職，而思竟論死。長予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寇益者，過輒攀輿，死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鏡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延相代為都御史，以思所坐未當，疏請寃之，不聽。此朝審鏡當王筆來，向坐思獨向闕，跪鏡，令卒拽之西，而思起立，不屈。卒呵之，思怒叱，卒奔。甘靡與鏡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思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

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憚也哉死且為屬履樂汝
銘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
曰惠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人金錢鬻官爵耶
因歷數其事銘不已銘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齋
亦愈厲廷相曰為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
十年矣豈今日廢祖宗法又好謂銘曰公當惜大體
不可以私怨廢公義夏言亦曰此豈冢宰私家耶銘
稍止然猶暑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
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鼓其膝其胆其骨皆鼓也因稱
曰鑲御史恩母吳氏樂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期率行

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進行可乃賜臂血
書疏自縛關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教育
成于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乃私憂過
計欲為陛下作一吹竽之火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
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
又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
死臣孰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
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憐臣不傷臣心臣被
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
必帝覽之惻然令法
司再議尚書龔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

法不相處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
恩情重律輕請宥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鉉亦
後兩月罷矣越六年遇赦還恩乃稍治生產家漸饒
專為德于鄉穆宗即位錄先朝直臣恩已七十餘即
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為孝子恩
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脫父于死越數年登鄉薦父之
不第獨選得光祿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時
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死名邦輔字子相
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則樵牧歲時
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

其門者屏與從而後入焉

楊名字實鄉遊軍人童子時執試有司督學王廷相倚其文語之白搢子名名當以本實為字名跪曰此鄉先輩余憲副諱也未敢承廷相履然曰有是哉遂補弟子員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為辰書官預宴西苑河南進白鶴帝以為瑞命儒臣作賦頌獨名詩有韻鍊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召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殊切直帝銜之漫荅旨稱其納忠令明言無隱名乃復言竊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

之表而汪鉉小人之尤也鉉心行反覆播弄遷延
在達速事期報復使之在位害豈勝言武定侯郭勛
賦性奸回立心險穢久與戎政益肆猖狂太常本典
禮之官乃充以道流如陳道瀛金贊仁音容既極粗
鄙酣淫無所不為望其精白以奉明禋不可得矣是
數人者群情皆曰不常用而陛下用之無亦聖心之
偏于善者耶陛下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忤者跡或
難恕心實可原近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
將嘉納而吏部未見題覆則臣所謂達回顧望不能
將順縱有陳請不過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

罪諸臣群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無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又如真人邵元節殺以末術過蒙采聽當令致醜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逆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惟冀裁察疏入帝震怒即執下詔撤考訊饒疏辨瑁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為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蓋怒命所司窮詰主使

名數瀕于死竟無所承惟言曾以說單示同輩
文德乃弄文德下獄獄具命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
當上指乃特詔誦名戍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薦
終不復召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于
墓免喪疾作卒

黃直字以方金谿人受業于王守仁嘉靖二年應會
試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從容
辯析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見而奇之兩人遂中
試直既成進士即疏陳隆慶治保聖躬教聖教明聖
鑒勤聖學務聖道恭奉漳州推官直居官廉馭下

嚴忠屬吏無敢報以漳俗尚鬼蓋廢境內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廨會御史行部銜其簡伉而僚屬素憚直者遂誣直易錢入橐御史不察繫直窮治之無所得坐以因公科歛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縱騎遠問無何得釋貶汜陽判官嘗署滎陽縣事有惠政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編修楊名以建言下獄侍郎黃宗明救之亦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群臣奈楊名以直言而寘之詔獄非所以體群臣也黃宗明以論救而令與名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也二者

未盡天下後世將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
乞速還二臣官令九經之義帝大怒並下詔獄考校
法司擬贖徒還職帝不許命發極邊乃驅戍甯州衛
遇赦赦還家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每讀書誦道有
如也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祝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
徵授御史十二年冬彗星見弘化上言按天文志井
居東方其宿為未今者彗出于井則土木繁興所致
也臣聞四州湖廣貴州江西浙江之祥大木者勞苦
萬狀慮夫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五府方有違軌之疑

民間耗費不貲，竄戶逃亡，遂已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為盜，至攻劫會城。凡此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停不急之工。罷採木採珠，則藝滅而前星耀矣。章下戶部尚書許讚等言：大工之興，採木燒造之役，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採珠，物力易絀。民困難，蘇弘化言宜。愍帝怒曰：採珠故事也，將朕未有嗣，專以採珠故耶？因責讚等附和，而黜弘化為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于家。穆宗立，贈光祿少卿。同時御史以建言獲罪者有鄧周、相麻城、俞希禮、黃梅、石全、相宇、大卿弘化。同年進士授臨川知縣，入為御史。七年三月。

靈寶縣言黃河清帝悅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士清
張璠等屢疏請賀軒之相上言天生陛下為中興主
瑞應固宜然河之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河清而好
致喜事之臣又從而張大文飾之竊恐佞風一開終
此崇祿禎祥獻福者將接踵于四方也願陛下罷祭
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自今毋奏祥瑞遇水旱蝗蝻
即時以聞則陛下聖德益昭播于天下矣帝大怒下
相詔獄考掠之獲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許慶典亦止
不行相後歷官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希禮嘉靖五年
進士授紹興推官擢御史十年十二月上言近陛下

新祠禮成精誠感格瑞雪遂降臣以為招和致祥之
道不盡于此往者大詔肆赦今歲復先行刑天下臣
民咸沾懷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遠徼未蒙
原宥陛下其思道之乎乞量移近地或將賜赦免則
和氣薰蒸前星自耀既入帝大怒曰諸臣得罪乃其
自取顧謂朕加罪諸臣致違詞績耶所司恭議以聞
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
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姑以九
卿之詳屢繼以內閣之密謀其弗協于中者付諸臺
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

本充國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新建伯王榮
首平逆藩總堵巨寇功莫大焉乃因疑榜誤其前勞
大禮大赦諸臣久膺流竄困營既久物故已多望錄
守仁之功寬諸臣之罪則遠邇胥悅而太和之氣塞
乎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耶古奸臣
壞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弄察奏尚書憂言等言二人
心本無他祈賜寬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
陳此言等伏罪宥之二人竟請戍邊衛久之遇赦放
還卒蔭慶初俱贈光祿少卿金正德中進士為御史
出按廣西與姚鏌深協後與守仁共撫岑猛黨盧蘇

主受選臺榭張總柱等因事諸御史如儲良才革等
附之全獨侃侃不阿以是稱于時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末年進士授太倉知州
窮治奸猾威惠大行屬縣崇明多盜設策捕之以忤
監司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
宗奏廟災世龍應詔陳正事一杜詭說以正風俗天
下風俗之不正由于人心之壞人心之壞非由他也
患得志失之心使之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
高翰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士上學者日壞于
下彼獨此和靡然成風非陛下以身先之難獲家嚴

一舉亦不可執唯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隨者
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常
勿以私惡而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謙受以來
忠謹之益更勅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使權勢相軋
朋黨相傾則風俗正其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
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為獨盛其故何耶良
欲及明至在上而一盡其所蓄耳雖其一時所言或
傷于激切今被遂寤久悔悟日深陰阻備常事體自
際當宥其疏俾開自新之路以次錄用而恤其死者
仍令大小臣共并得直當時敢以作忠義之氣革慎

舉動以存大體臣惟以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惟
陛下之有大懷必先知其才之可用而任之也素任
之既重則禮之宜優合或忽然而去之或忽然而召
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則何以勵人臣之節我臣愚
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辭
以權使退如其素行無缺乃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
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之觀望者即
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廷鈺寵為非法難容假例
開長者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願臣
區區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

老之景乃至不能自死其骨肉於情急乎恐墜下
養兩宮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報造神御閣燄祥
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為南京太廟適方被災
王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
舉贏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為之以漸此皆應天以
寶之道也疏入帝震怒械繫至京下詔獄考掠次日
獄具獲廷杖八十斤為民家居五十年勾養親一肉
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為治衣冠葬之

黃正色字士尚張選字奔舉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
年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蕭山縣又隣境也選係

蕭山有聲民為立生祠十二年冬先入為戶科給事中
明年四月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
廟之祭惟執典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
不歆非類昨孟春廟享遣官整攝中外臣民未免心
疑茲孟夏祫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
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
處齋宮以通神視帝聞既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
等言代祭之文載在周官語曰予之所慎齋戒疾是
疾之當慎無異于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
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此命執選闕下杖之八十索

出御史筆殺聽之每一人行杖畢報以數報杖
三曳出已死杖以良劑得甦帝怒猶未釋是夕不
大內迭殺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鼓成明日分賜百
官竟則選籍選居言職甫三月遽以直言得罪由是
名震海內而正色是時方丁憂家居已起補香山旋
改南海南海正色座主霍韜鄉邑也其宗人恃韜勢
橫甚及正色至霍宗人謂必庇已而正色一無假借
悉絕以法諸霍怒搆于韜韜顧以正色為賢令盡法
以故素強屏跡縣中大理十七年召為南京御史首
疏劾兵部尚書張懋奸貪事甚有迹而中有歷官瑞

某無一善狀。瑤奏辨言。已實。未嘗任藩臬。由是帝
以正色言為誣。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祥宮。而葬
命正色。獲視事。竣勅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都
尚書溫仁。和所過。約饋遺。宜按問。帝召詰忠等。皆叩
頭祈哀。因言正色擅于祥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
險。又不隨舟。釐獲。大不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榜
掠。遠或遠。未正色。與選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
庶孽類。而正色居成所三十年。其類猶窮困。視選尤
甚。穆宗嗣位。起選通政。泰議以年老。予致仕。而召正
色為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辭。數

選先卒正色後數年亦卒

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為禮科給事中蜀王與都司劉永昌相訐奏命存仁往勘存仁持法平舒愜服十七年冬疏陳五事一廣曠蕩之恩請赦戍臣楊慎馬錄馮恩呂經等而君用累年言事謹責之臣云崇安靜之吏請初內外諸司務遵祖宗成憲不得厭素舊章好為新政以干譽三重撫按之責請初撫按務公舉劾不當指深刺為朋流自循良為庸品且數易長吏送舊迎新為弊滋甚勿輕易改調四稽考察之政請公當事者愛惜

人才毋若往年考察任喜怒為取舍植同異為恩讐
五抑邪佞之風近明堂大禮聖心已有定見吳璋何
人而敢妄議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
乞度此而不治無以懲後請下詔嚴禁凡若此者罪
無赦當是時帝方崇信道家言凝秀道士也而存仁
勅之帝以為刺己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妄
指凝秀為釋氏命廷杖六十編氓口外自此往來塞
上幾三十年穆宗即位始召為南京通政叅議歷太
僕卿先後條上馬政十三事悉報可未幾致仕存仁
為人直諒不屑脂韋遭困阨久方見用而遽思勇退

世尤高之萬曆初卒先是以鍊用道士得罪者有蘇
州高金信陽王納言金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
科給事中九年八月詔沙汰天下附學生金疏言七
不可且曰老稚凡庸即廩增亦不免豈可獨汰附學
帝雖責金抗旨而詔廩增一體掄選且許附學生類
母親廩增竟從金言踰月復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凡
法王國師佛子盡從屏斥近又輸禮官黜姚廣孝配
享臣每嘆服大聖人作為真千古莫及豈意有真人
邵元節者撰家殊恩為聖德系耶夫爵祿者屬世之
其元節一遺流耳縱使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之

崇秩優賜其師季得歲贈祭廣孝既不可配享于太廟則二人蓋不可拜寵于聖朝望削元節真人之號并奪得歲恩卹庶異端囑正道昌時帝方欲從元節受長生之術見疏大怒立下詔撤考掠終以其言直釋之明年借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監財物具得奉御李興等侵歛狀為寘諸獄金後系官薊州兵備副使納言嘉靖八年進士擢戶科給事中積斥太常卿陳道瀛少卿金贊仁寺丞桑友蘭徐可成坐下詔獄摘湖廣布政司熇磨系官陝西僉事

包葬字允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勳

茅禹同舉成化十四年進士出仕至池州知府為
清簡早歲乞休為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
育之舉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為御史勅
兵部尚書張璠貪穢出按雲南舉刺不避豪勢時仕
者以雲南荒徼憚不致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王
宮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為
邑室暇恤民此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始自余
忝附近選人克之而州縣佐貳始用此曹庶乎吏治
所舉章下吏部指以節言概行于雲貴兩廣制可以
獎歸起故宜再按湖廣顯陵守備宋官廖斌擅作威

福節在歿絕死而語先茂賦懼思有以事之俟節獨
後時故歿屬羞遠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
熱憲與執靈虎對素周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祇羞
怒遠秦節不以正旦獨陵次日始謁時常進屬不為
旁立褻慢大不敬姦已入而節始奏城前事帝大怒
以節抵節已罪遠詣詔檄榜掠永成莊浪衛莊浪極
邊敗屋頽垣節處之甚安顧獨念其母自傷不克終
養以飲泣母卦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報
代吾秦祀者哭益悲竟得疾不起遺言以衰經入棺
孝宗元愛後節三年舉進士由中書舍人為南宮御

史疏論禮部尚書溫仁和王年丑會試有奸弊直書
庶于臺承叙者酒贊善郭希顏輕險編修袁煒放蕩
帝以事屬暖昧置不問未幾又勅巡撫遼東都御史
孫捨山西都御史吳瀚不職瀚竟罷去孝兄弟分任
南北臺並著風采又嘗有至性節旣服官于北不得
養母孝遂以侍養歸及母亡孝哀毀骨立未終喪卒
而節亦繼頌天下聞而傷之節從父弟汴即中汴子
程香提學副使程芳子世杰泗州知州世杰子鴻遠
舉順天鄉試第十明年成進士為湘潭知縣以治行
高第行取不京卒也凡自禹以來能世其業為卿公

所稱

論曰紀稱禮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聖賢之論未嘗不
於其報施之際而特非所以訓臣子也世宗之御其
下不啻犬馬草芥視之矣一時諍臣弼士尚多引裾
借劍甘心受禍而無憾者豈非忠義之所激若出于
其性然而不可以威勢奪者與是亦可以風世矣